

上音钢琴家集体怀念范继森教授

◆ 吴同



上海音乐学院80周年校庆期间，上音出版社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奉献的一生——范继森纪念文集》，纪念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原钢琴系主任、钢琴系四大教授之一的范继森先生。书中的几十万文字，是由40多位钢琴家堆积而成的。他们都是范教授当年的学生，现在大多数都是上音的钢琴教授。

从书中的照片看，他们都已鬓发花白，还有已经作古了的。毕竟，范先生去世已经40年。而范先生的教学生涯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但是，据范夫人徐嘉生（上音声乐系退休教授）说，这些学生一听说要纪念范老师，很快就送来了自己的稿子。有些不能动笔的还以口述的方式请人代写。

在书中目录上的标题我们便

能看到，“怀念”“纪念”“缅怀恩师”“难忘恩师”的字样比比皆是。看得出这些朴素的字眼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些文章作者的双手一辈子只在黑白键上驰骋，更没有想过到了这个年龄还要拿起这支不太顺手的笔。但是他们说对于纪念范先生，他们不仅无法推脱，更是自己内心的冲动。他们对范先生无法忘怀。“文革”之中被红卫兵造反派

范先生去世好像没有多久……

这本书最初是由桑桐先生提议的。桑桐先生正式向院方提出建议是在今年的1月中旬，到6月份所有稿子都已经收齐。

范先生生于1917年，1935年考入国立音专钢琴本科，抗战爆发后在重庆演出任教。新中国成立以后贺绿汀把他请到上音执教。“文革”之中被红卫兵造反派

定位上音“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第二号人物（第一号即为贺绿汀）”受尽磨难，屡遭毒打，病重之中还被拉上医院上台批斗。1968年3月含冤去世。终年51岁。他性格豪爽，为人热情，是上音早年名教授中少有的没有出洋留学经历的音乐家，但又是上音钢琴系最受学生敬仰的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上音最近三任院长桑桐、江明惇、杨立青都是他的学生。桑桐虽然学的是作曲，但对范先生不仅尊敬有加，也把两人关系称作亦师亦友。杨立青在文章中称对于自己是范先生门下弟子，心底每每会泛起一丝不自觉的骄傲。

今年是范先生华诞90周年，而明年3月，又是范先生含冤去世40周年的忌日。在上音80周年校庆之际，于欢乐气氛中缅怀先师，是众多钢琴家的心愿。



新泽西交响乐团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桩乐器交易“公案”日前终于尘埃落定：一个由人数不详的富翁组成的财团出资2000万美元收购该乐团拥有的一批珍贵乐器，并允诺在找到下家之前，乐团成员可继续使用其中的大部分乐器，且乐团还可得到日后出售所得利润分成。

事情要追溯到2003年，乐团硬着头皮东借西挪，斥资1490万美元从宠物业巨头和慈善家赫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手中购得一批年代久远的珍贵乐器。乐器行家认定其价值不低于2640万美元。因此乐团被认为是大赚了一笔。

当年乐团的本意是藉以吸引指挥名家涅梅·耶尔维（现已成为乐团的音乐总监）加盟的优厚诱饵。但不曾想麻烦也接踵而至。先是阿克塞尔罗德因逃税而锒铛入狱。隨即便有人质疑乐团购买的这批乐器的真实价值，之后又发现乐团经办官员蓄意隐瞒了卖家的负面消息，在乐器价格上蒙骗了董事会。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乐队终于有了将这批乐器变卖的念头。恰在此时，令乐团喜出望外的买家也找上门来。

2000万美元的收入对新泽西交响乐团董事会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乐团董事会决定用其中的1050万冲抵当年购买这批乐器的借款；370万还清近年来所欠债务，310万补上为买乐器挪用的捐赠款。乐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安德烈·格雷米耶从此无债一身轻。可是，对于乐队演奏员来说，这批得而复失的名贵乐器，却让他们明白了使用这种好乐器的可能性恐怕与已再也无缘了。

董
事
会
还
清
债

音
乐
家
没
有
琴

◆ 陆群

琴键上抒发俄罗斯的激情与苦难

——米哈伊尔·鲁迪再登上海音乐会舞台

◆ 叶桐

去年东方艺术中心有一场国际钢琴论坛，应邀前来的多位钢琴大师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俄罗斯钢琴家米哈伊尔·鲁迪。此公不仅因其大名频频出现在EMI的古典唱片目录上而为全球乐迷所熟悉，更因其在上海的独奏音乐会技惊四座而为上海乐迷所倾倒。

时隔一年，米哈伊尔·鲁迪的大名又出现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节目单上。这次他将弹奏俄罗斯音乐文献中最著名也是最受欢迎的两部钢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第一”和“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他的这两部作品的录音刚刚获得今年的法国唱片学术大奖（Prix de l'Academie du Disque Francaise）。由EMI发行制作的这

张著名CD，是由扬颂斯指挥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协奏的。

同样是俄罗斯的灵魂，同样表现俄罗斯的激情与俄罗斯的苦难，鲁迪从心底里对这两部名震世界乐坛的前辈名作深怀敬仰。以通常音乐会节目安排的惯例，一个钢琴家是不会在同一台音乐会上连续弹奏两部协奏曲的。但是鲁迪这次在上海就想打破这个惯例，这也是音乐大师的另一种激情体现。这就像一个美食家面对钟爱的食物一样，他总有一种一次吃个够的冲动。而这次他选择了许忠和他的东方小交响乐团来为自己“解馋”。

许忠与鲁迪相知甚深。这不仅因为两人都是造诣很深的钢琴家，他们还都是同一家经纪公司

司——著名的IMG——的艺术家。许忠告诉我，鲁迪的童年很不幸。鲁迪童年的不幸不是来自外界，而恰恰来自他自己的亲生父母。没有人能够了解真相，鲁迪自己也闭口不谈，讳莫如深。总之，虽然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但因为父母对他的歧视，使得鲁迪从小形成了生性孤僻的性格缺陷。而钢琴就是他童年生命中的唯一寄托。

因此他的琴声常常是忧郁的，是充满对生活的无奈。他的热情通常隐藏在压抑之中。许忠说：“弹‘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如果说里赫特是深、厚、浓，那么鲁迪就是柔美、飘逸、忧郁。技术上他们都已经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唯有个性，造就他们的不同风格。”



芝加哥交响乐团期望穆蒂上任

◆ 刘蔚

巴伦博依姆于2006年卸去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一职，在国际乐坛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而为物色下任音乐总监，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高层已经踌躇再三。乐团前不久曾任命资深指挥家海廷克为首席指挥，并让法国作曲家布列兹出任荣誉指挥。但两位大师年事已高，显然只是过渡性人选。乐团需要一位年富力强、才能与威望兼备的指挥家。曾有消息说意大利夏伊和美国斯拉特金有意竞争，但夏伊已公开表示今后几年将专注于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与莱比锡歌剧院音乐总监的工作；而斯拉特金已被聘为底特律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前往芝加哥工作也已不可能。

最近，意大利另一位指挥大师里卡多·穆蒂率领芝加哥交响乐团在10月成功地进行了一个月的访欧巡演。更重要的是，穆蒂的艺术造诣与非凡魅力让乐团音乐家们心悦诚服，对他与乐团合作的前景充满了期待。

在都灵，意大利听众如同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为他们的同胞穆蒂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完美无缺的合作由衷地自豪。意大利媒体评论：“在穆蒂指挥威尔第歌剧《命运的力量》选段时，无数听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慕尼黑，



穆蒂和芝加哥乐团更让素以挑剔闻名的德国评论界折服，德国的音乐评论家赞美他们的默契配合就像瑞士钟表那样“精密准确”；有的评论家甚至直截了当地将66岁的穆蒂与该团黄金年代的传奇指挥大师索尔蒂相提并论，激赏他严谨的作风与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在伦敦，当芝加哥乐团的演出结束时，听众的掌声、欢呼声与跺脚声几乎要将装修一新的皇家音乐厅掀翻。

芝加哥乐团的音乐家们也对穆蒂赞不绝口。双簧管首席迈克说：“毫无疑问，穆蒂是我在乐团35年音乐生涯中见到过最具才华

的指挥之一。每场音乐会，他都能运用他那独一无二的音乐魅力来启发、唤醒乐团成员的音乐潜力。我们不仅欣赏穆蒂的指挥风格，而且还能感受到穆蒂与我们之间的理解是如此透彻。”

许多热心人士猜测，芝加哥乐团的下一任音乐总监非穆蒂莫属。今年7月，穆蒂已经答应了费城管的邀请，每年用6-8周的时间担任客座指挥。这更让芝加哥乐团的支持者产生了紧迫感，他们敦促芝加哥乐团高层尽快达成一致，为使芝加哥交响乐团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聘请穆蒂出任该团的音乐总监。

《天鹅湖》再演大剧院

“在芭蕾发展史上，虽然有各种艺术流派和不同时期的表演风格，但是作为美学观点主要有两条主线在起作用。其中一条主线的观点认为，芭蕾是‘纯粹的舞蹈’，这种观点完全着眼于芭蕾的形式美，几乎完全不考虑内容或情节，单纯追求技巧的高超、华丽。另一条主线的观点强调芭蕾是‘戏剧性舞蹈’，认为在一部芭蕾作品中，舞蹈要表现戏剧性内容，情节和舞蹈设计要保持统一，有合乎逻辑的、明白易懂的故事作中心主题，和情节无关的独舞及舞蹈片段都得取消。我们剧院所有的演出剧目，除了传统的古典芭蕾保留剧目，其他剧目我还特别注意向现代舞蹈迈进”。

这是俄罗斯莫斯科剧院芭蕾舞团现任艺术总监巴辛·尼古拉·阿纳多里耶维奇前不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说话。这个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将于2008年1月5日、6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该团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已成为全俄享有盛誉的芭蕾舞团。该团前任艺术总监米哈依·拉夫诺夫斯基曾在全俄及国际芭蕾大赛中屡获金奖，被授予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现任艺术总监巴辛·尼古拉·阿纳多里耶维奇获俄罗斯功勋文化工作者的殊荣。该团成立至今，足迹几乎遍及欧美各国。

在《天鹅湖》中饰演男女主角的演员均是俄罗斯功勋演员，他们曾在俄罗斯及国际芭蕾比赛中屡获大奖。女主角基谢列娃·娅娜曾于1995年在卢森堡国际芭蕾大赛中获大奖。她身材高挑，基本功扎实，表演风格鲜明，舞蹈技巧高超，旋转轻盈敏捷，尤其是32圈单腿转稳如泰山。男主角科诺涅克·斯米尔诺夫形体矫健，弹跳出众，富于爆发力，充分展示了男性的阳刚之美。

◆ 马兰